

弯道里的时光

张鹏杰

若从远处高处望去，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犹如仙女腰臂上舞动的披帛一般，这条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已经数不清，陪我看过了多少次日出和黄昏。

我想，这盘山路应是开山凿石而建，道路两侧多是杨树、槐树和柳树，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灌木。靠近山体侧，有几处开山留下的裸露岩壁，夏天这里爬满了绿色的藤蔓植物，及至深秋，岩石上的藤蔓就变得通红，像碎裂岩石伤口渗出的一道道血丝，这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破裂出血的小手背。

盘山路的中段有个缆车桥，桥下是早已停用的缆车道。那时交通不便利，缆车是矿区人们上下山通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每天上下学高峰期时，人影绰绰、摩肩接踵，挤缆车也算得上是一项技术活儿，男同学们，谁要是能第一个挤进缆车，心里就会生出一股莫名的自豪感。如今这里已是荒草丛生，轨道已被荒草完全淹没，往日的热闹景象似是被荒草吞没了，被深埋在那荒草下的幽暗处，发不出一丝声响。道轨间有几株梧桐已亭亭如盖，高度与桥面相当，颇有几分“欲与桥面试比高”的姿态，探着头想要看看桥上的风景。

缆车顶端不远处，拾级而上，陡阶的尽头便是初中母校，我曾特意去那里闲逛过几次，景色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陌生中透着熟悉的气息，越是偏僻颓废处，那股熟悉的感觉便愈加浓烈。斑驳的老墙



上，爬满岁月风雨的裂痕；锈蚀的门锁里，锁着青春年少的欢笑和梦想，它宛如身穿铠甲的时光守卫，守护着过往岁月的秘密，阻隔着当下时光的侵入。

细细想来，二十余载的光阴已悄然流逝，倘若将这些年的日历摞在一起，定是厚厚的一叠。若一页页细细翻阅，想必大多已在岁月的侵蚀下模糊难辨，甚至被彻底遗忘。我深知，残留的模糊记忆，也终将被忘却。任何事物，当世间最后的一缕记忆消散后，它便被世界彻底遗忘了，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然而，对于时光的流逝、回忆的模糊和遗忘，也不必过于惋惜和失落，时间的意义并非在于是否被铭记，而在

于能否在时光流逝中得到成长。世界总在不断向前，正如那荒芜中肆意生长的野草——新绿不断顶开老茎，愈发生机盎然。

兜兜转转中，自己与这矿山景色相遇、分离，又重逢，几段间隔的往事交织眼前，让人不禁恍了神，只是再度重逢，我已然成了曾经自己口中的矿工叔叔，而曾经的矿工叔叔已然老矣。很多人说矿区现

在冷清了，没了往日的热闹。我想这或许正是矿山之路存在的意义，它将越来越多的矿区人们送下山、送往更广阔的世界，唯独把自己和回忆留在了这里。

这条路曾陪我看过无数次的日出和黄昏，它犹如一位无言的老友，伴我走过风霜雪雨，体会每一份开心和失落，它是我生活中的平淡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还很长，这条路虽没有令人惊艳的景色，但它却满含深情，不论我是否留意，它都始终静静地陪着我，两旁的树叶黄了又绿，落了又生。这条路上散落的又何止我一个人的记忆呢？它承载着西铭矿区几代人的过去、生活和梦想，同时为寂寞单调的路增添了几分自然风景的乐趣。

驾车沿盘山路蜿蜒而下，清凉的晚风从车窗涌入，惬意间恍然懂了：人生本就如这山路，鲜有笔直的坦途，多是需要爬几个坡、绕几道弯，方能到达。

(作者单位：西铭矿)

碎花衫

张慧娟

喜鹊翘着尾巴
站在城市的路灯上
振振翅膀
飞去了远方

蒲公英结束了整个冬季的旅行
阳光穿过枯木铺在山坡
坐在圆木切成的墩子
思索在欲望中沉沦
在清醒中遗忘

我用镜头捕捉光线
你微棕的发丝柔软的飘着

儿时的碎花衫
记忆里时隐时现

(作者单位：屯兰选煤厂)

岁岁经年

王恩会

腊月的出口处
谁在彩排

喜庆的意象里
裹满
红色元素

腊八粥煮沸了谁的心事
远方的游子
正在归途的路上

老磨坊
飘出豆花淡淡的香
那可是记忆里原乡的味道

雪地 灯笼 桃符
策划着
丰年的故事

这非长不可的一岁
竟又在
母亲的一瓮年糕中喜上心头

(作者单位：西曲矿)

千丝玉缕

连晓明
(屯兰矿)



家
庭

舌尖上的美味

赵星荣

周一的清晨，打开电饼铛，热锅、烹一点点食用油，将昨日从妈妈家带回来饺子放在锅里双面煎，不一会儿，煎饺子的香气从厨房蔓延到客厅，直达孩子们的味蕾，两个宝子睁开惺惺睡眼，味蕾瞬间被打开，直呼：好香啊！其实，在宝子们起床之前，我已经忍不住吃了仨，否则哈喇子要流出来了，我一边吃，一边在心里嘀咕：妈妈调的馅儿太好吃了，人间美味呀！

说来惭愧，包饺子、拌馅儿，我也是得到过妈妈真传的，看着妈妈剁馅儿、切葱花、切生姜，放盐、花椒面儿、生抽，烹芝麻油，也没什么特别的调料，怎么一经我的手，就没那么香呢？包饺子的手法，妈妈手把手教我，每一个细节慢动作的教，我跟着慢慢做，可是无论我多

么努力，多么认真，就是包不出妈妈手里的模样儿。我妈包的饺子，馅儿好吃，外形也很好看，一排一排，横竖整齐，胖嘟嘟的，耳朵小小的，个头齐齐的，像一个个面娃娃似的，浮在锅里翻腾着，淘气又可爱，尝一个，饱满的，热乎乎的，那是滚烫的满足与幸福感！

因为我的饺子总是包不出妈妈鲜美的味道，所以，隔三差五、逢年过节，妈妈就给我拌好肉馅，我只管连盆带肉端上回家，放入喜欢的蔬菜，和好面就能包饺子或者蒸包子。妈妈经常会包许多饺子，冷冻起来，等我们回去拿。包饺子是一件很费力气和时间的活儿，光是剁馅儿就很费劲，绞肉机绞出来的肉粒不均匀，平时妈妈不用绞肉机，一个人坐在那里，精心的剁肉，

切菜，得忙乎一上午。我也很心疼妈妈，不想让她劳累，可自己又不争气，学了若干年，依然不长进，把握不好调料该放多少，不是淡了就是咸了，或者是颜色黑了浅了，总之，就是做不好。往后还得向妈妈学，多做多练，一定可以找到感觉，到时候，我也给妈妈冰冻一抽屉的饺子，让她也能轻松享受美味！

写到这里，不由得又咽了咽口水，寒冷的冬天，煮上一盘热气腾腾的水饺，喝上一碗滴一点儿醋的饺子汤，浑身都暖暖的。妈妈给予我们全部的爱，她的饺子，一定是加入无私的爱，才独特美味，想着我的妈妈，馋着妈妈的饺子，我流着口水笑了，笑着笑着鼻子酸了……

(作者单位：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